

東漢

# 東漢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 序

闢閭雜沓，侈談往事，臚興衰之迹，疏治亂之本，使聞之者如生乎其時，親見乎其事，倏而喜，倏而悲，無關世情，自合理趣，殊覺胸懷爲之開爽。故因事觸機，輒投所好，娓娓不倦。夫一代之君明臣良，百度修舉，百世之下，使人欣欣愛慕；及其賢愚倒植，綱頹紐解，又復使人感憤友，不能自已。何哉？曰：此人之性情本乎天者也。昔馬伏波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侍者聞之，莫不屬耳忘倦。此公深意，心竊慕之。間者客有述桃花源記於坐中者，余曰：「此淵明寓書也。陶公胸次，在羲皇以上，故云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世無問津云者，其慨世之深心也。不然，徒矜奇異，世豈乏劉子驥其人哉？」遂連類及漢世事，有以光武騎紅牛脫難爲問者。余曰：「光武起宛，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無所謂紅牛事。」客取東漢演義津津言之。演義通俗者也，漢俗猶爲近古，故足資博覽，而挽薄俗，惡可捏不經之說，顛倒史事，以惑人心目。因爲敷說大端，正其荒謬。初言元后之啓奸，孔相之頌德，客多裂眚怒視，拍案而起；及莽哭天於南郊，懸首於宛市，始皆眉飛色喜，貼然就坐。余復爲撮數戰功，歷陳政治，至馮寇破河內，延弇平梁齊，收隴蜀，定三邊，岑彭遇刺，伏波遭讒，則坐中諸客，鼓舞未既，而繼之以嘆且泣矣。因共懲諛，重爲編次其事，敦促至再，爰是遮拾史事，繫以末識，編爲八卷。友人南賓生見之，謂曰：「此事提要，了然貫串，釋史之儔亞，曷不別自爲書，顧自瀾於稗官爲哉？」余笑曰：「鄭氏少贛不云乎？與從俗者也。」曰：「然則子特自寫性情，而好惡因人者與？」夫豈其然！時歲在旃蒙大淵獻竹秋，清遠道人書。

新式標點 東漢演義目次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疊	一
第二回	僞學趨權附五侯	三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七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九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一一
第六回	攝君位宗室興戈	一一
第七回	頒大誥羣雄舉義	二四
第八回	去號位太后生悲	三二
第九回	作符命大啓邊兵	三八
第十回	肆兇淫自戕骨肉	四五
第十一回	赤眉逞勢斬廉丹	五〇
第十二回	馬武興師誅甄阜	五四
第十三回	鬧昆陽南郊哭天	六〇
第十四回	搜漸臺宛市懸首	六六
第十五回	渡滹沱神人指路	七三

- 第十六回 循鉅鹿將佐齊心……………七七
- 第十七回 誅王郎鄧禹入關……………八〇
- 第十八回 斬李軼光武卽位……………八八
- 第十九回 更始亡光武都洛……………九三
- 第二十回 赤眉敗諸將平南……………九九
- 第二十一回 吳漢朱浮激楚薊……………一〇五
- 第二十二回 蓋延耿弇定梁齊……………一〇九
- 第二十三回 馬援入洛識真主……………一一七
- 第二十四回 竇氏請師封兩侯……………一二五
- 第二十五回 掃隴西三將殞命……………一三一
- 第二十六回 滅子陽全蜀歸心……………一三七
- 第二十七回 三邊續用伏波死……………一四三
- 第二十八回 少海波覃薄后尊……………一五〇
- 第二十九回 二十八宿畫雲臺……………一六一
- 第三十回 三十六人平西域……………一七一
- 第三十一回 肅宗愛色容權戚……………一七七
- 第三十二回 桓帝誅賢寵宦官……………一八四

新式  
標點  
東漢演義

第一回 英君圖治開三釁

漢朝自高祖起沛，引兵自南陽入武關，破秦項羽背約，分王漢中，後得韓信，拜爲大將，遂東出陳倉，定三秦。信復北舉燕趙，東擊齊，南會楚，五年之間，卒破羽于垓下。天下大定，定都長安。——初滅楚時，建都洛陽，從襲敬張良之議，遂都長安。長安在洛陽之西，故後世號爲西漢也。高祖在位十二年崩，傳立與長子盈，是爲惠帝。帝仁孝，見呂太后所爲，慘毒寡恩，常懷不樂。

一日，太后酖殺御弟趙王，斷其母戚夫手足，去眼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號曰「人彘」。召帝觀之，帝大驚，哭曰：「此非人所爲，朕何以治天下？」由此日惟飲酒作樂，不聽政事，鬱鬱七年而崩。帝無嗣，呂太后取他人兒爲太子，立爲少帝，後又殺之，更取他人子，立爲後少帝。太后自臨朝稱制，盡封諸呂爲王，欲滅劉氏之祚。幸得太尉周勃、左丞相陳平協謀，太后崩，悉捕諸呂斬之，迎代王恆卽位，是爲文皇帝。帝高帝中子，薄姬所生也。文帝恭儉，有王者規模，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富庶。至景帝在位十六年，遵守成業，蠲民租，減笞法，倉廩府庫充實，至於朽不可用，但刻薄尙刑名之學，以至激變七國，賴周亞夫討平之。後亞夫子爲人所告，事連亞夫，召詣廷尉，不食，嘔血而死。

武帝雄才大略，煥然可述，在位五十四年，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太學，又逐匈奴，通西域，平南越，開朝鮮，南置交趾，北置朔方，可謂盛矣。然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

盜賊，幾類秦始；幸其末年悔過。壬辰二月，親耕于鉅定，還見羣臣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閑閱功勞，特以前曾訟太子之寃，一言悟主，數月之間，取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先是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十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壯健民詣田所，懇田築亭，以威西方之國。」時上深悔既往之非，聞奏乃下詔曰：「朕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以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佃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數千人，况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亡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佃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教民治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時鈞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體壯大多智，上奇愛之，欲立爲太子。以其年穉，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祿大夫霍光。後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太子弗陵卽位，年纔十歲，是爲昭帝也。童穉之年，能辨霍光之忠，惜天齋其年，壽二十二歲而崩。帝無嗣，立昌邑王卽位，王昏亂淫戲無度，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卽位，是爲宣帝。帝在位二十五年，勵精圖治，信賞必罰，吏稱民安，惜乎治雜於竊，文景之治不復存矣。至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闈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察其罪則爲基禍之主。

按兩漢凡二十五君，共坐四百二十六年天下；計西漢十三君，合王莽淮陽王十六年，共二百三十年；東漢

君一十有二，共年百九十有六。那二十五君：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懿光、武明、章和、殤安、順冲、質桓、靈獻。

前部西漢演義，但做到高祖得天下而止。讀者費了數日功夫，只知得數年之事，其子孫坐了幾年天下，孰爲聖明？孰爲昏暴？竟茫然不知。如看一兩齣戲文，熱鬧半天，還是有頭無尾。至平帝如何失了國？王莽如何便篡了位？樹必先朽而後蟲生，做東漢的，更不敘明根源，這又叫做有尾無頭，更是悶事。今重新演說光武中興故事，順便將西漢一代之事，約略補述在前，令讀者於一代興衰了然在目。

且說宣帝太子名奭，溫柔慈善，帝極鍾愛。一日所幸的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大哭，痛不欲生。宣帝自進宮中勸解，只是不樂。帝令皇后遍擇美女於後宮，一家人子中得元城王氏女，名政君，其祖王賀曾爲繡衣御史。時政君年方十八，嬌媚秀發，送入宮中。太子一見，甚是歡悅。政君百體順承，自不必說。年餘，生下皇孫，宣帝大喜，取名鶩，字太孫，常抱置左右，卽成帝也。宣帝崩，元帝卽位，立王政君爲皇后。元帝寵用宦官，誅戮忠良，漢家元氣剝削殆盡矣。欲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二回 僞學趨權附五侯

却說宣帝時，有兩位宦官：一名宏，恭，官中書令；一名石顯，官僕射。皆久典樞機，顯尤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意旨。元帝體弱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朝政，事無大小，皆顯自決。貴幸傾朝，時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與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同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望之堪舊爲師傅，帝信任之，因薦舉宗室更生與金敞，爲給事侍中，四人同心謀議國政，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深結恭顯，望之等既患許史放縱，又



疾恨恭顯擅權，乃奏帝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士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官，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聞奏，不能決。恭顯遂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譖愬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上曰：「數人皆國家重臣，未必如此。」顯曰：「且致廷尉問之，看是如何？」上卽准奏。一日有事召堪及更生，左右回奏，兩人繫在獄中，須詔赦出。上初卽位，不知致廷尉爲下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立召恭顯責問，恭顯皆叩頭。上大罵，又叩頭，上無法處治，乃曰：「汝二人且出。」二人出，立請史高商議。高卽見帝面奏曰：「陛下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卽下獄，宜因而決其罪，以免其官，不然，中外紛然議論，更累聖德。」上從之，乃赦望之等罪，收其印綬，與周堪劉更生俱免爲庶人。後上念三人皆忠良，無辜削職，心甚不安，詔賜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懼其多言，因奏以爲中郎。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各處地震，殆爲恭顯專權，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奏上，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詞服，更生復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恭顯復劾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守高節，恐不肯就吏受詘辱，而致其死也。」顯等曰：「望之前幸不坐罪，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又自託師傅之尊，若不屈之牢獄，塞其快怏之心，則聖朝難以施恩厚矣。且人命至重，誰不貪生？今望之所坐，語言薄罪，諒不致死，無足深慮。」上乃點首允之。顯等卽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可鄙乎？」遂飲鴆自殺。帝知之大驚，拊手曰：「朕固疑其不就牢獄，果殺吾賢傅。」却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罪良久，然後已。是時前後地震，日食三月，雪霜殺桑，夏寒日青。劉更生乃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

鳳來儀。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異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時周堪、張猛在朝，石顯等憚之，於是顯及許史皆言災異皆堪、猛用事之咎，遂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猛爲顯誣，譖令自殺。後賢讀史，謂堪、猛皆自取顛覆者，蓋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爲之理。戀戀於朝，何所補益？屢遭黜辱，宜矣。若周堪以受遺大臣，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不亦善乎？

有京房者，善易，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悅之，數召對。一日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爲治耶？亂耶？』上曰：『亦極亂耳！然今之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頻頻點頭曰：『朕已諗。』房出，上亦不能退顯。時宏、恭已死，專權者石顯、黨與五鹿充宗爲尙書令，亦用事，深疾房，欲遠之。因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去月餘，竟徵下獄，殺之。初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房學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然而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機，纔得爲郎，便欲去上所親信而不用，元帝之庸懦，亦難乎其免矣。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所不貴焉。若元帝者，既知

其言之是矣，不惟不能用，又從而殺之，是烏足以爲君哉？帝優柔不斷者十六年而崩。

成帝嗣位，凡二十六年。初卽位，以母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又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是月黃霧四塞，諫大夫楊興等奏曰：「此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冬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災異疊見。乃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議者多歸咎王鳳。時儒者谷永見賢良直諫而死，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上書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竊恐陛下聽曖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頗之愛，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以慰皇太后之憂懼，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倣此意，上了一本。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卽以永爲光祿大夫，又悉封諸舅爲列侯。譚爲平阿侯，育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有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見鳳專權太甚，心頭按納不住，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實鳳專權蔽主之過，辭語愷切。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附者。」於是章遂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久聞野王之名，欲倚用以代鳳。鳳聞之，卽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兀兀不安，乃優詔報鳳，彊起之。又使尙書劾王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

自是公卿見鳳，側目不敢正視。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方畢至，因而博取聲譽，好士養賢，傾財施予。劉向素懷精忠，常作洪範五行傳論，又上列女傳新序說苑，因事著述以諷上。上心知其意，然終不能奪王氏權。至是得上封事極諫曰：「王與劉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

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及王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未封侯。曼子莽，字臣君，善事伯叔。鳳臨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乃封爲新都侯。時永始元年乙巳，越二十年乙丑，莽遂行篡逆。此按史記。至成帝酒色亡身，哀帝嬖幸盈朝，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三回 溫柔鄉成帝追歡

却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簡書，日食者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弛二。漢成帝在位二十六年，日食地震三倍於春秋。水災大旱，則無以比數。綏和二年九月十五日，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爲自古所無。朝廷凡有官員皆召對。此時災變疊見，吏民上書，無不以爲王氏專政所致，上卒不悟。

安昌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一日，帝至其私第，辟去左右，得吏民所言示禹，曰：「上天示異，吏民不約而同，皆以爲王氏所致，王氏一門，何以獨能上干天象？劉向素稱博學，亦以爲然。朕終不解其義，經傳頗有記載，吏民所言，亦頗合經義。禹爲老臣，學問非人所及，又朕所親信，願詳言之，以決疑衷。」禹見自身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因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爭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改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素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時有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衆公卿同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急問：「其人是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簇雲下，雲攀殿檻，御史強拉之，力猛檻折，雲大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於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諍。」慶忌叩頭，頭破血流，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但輯之，留以旌直臣。」

却說成帝性耽酒色，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又嘗爲微行，出入市井郊野，遠至傍縣，鬪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卽侍中張放也。寵幸無比，朝野不敢誰何，故假稱之一日，微行過陽阿主家，見歌舞者趙飛燕，大悅之，以爲婕妤。飛燕本姓馮，父名萬金，貌絕美，善爲凡靡之樂，聞者心動。江都王有孫女姑蘇，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遂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乃稱疾居王宮，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趙。宜主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因謂之飛燕。合德嫩體膏滑，出浴不濡，而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絕世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轉至長安，以組文刺繡，出入陽阿主家。至是入宮得幸，寵冠後宮，未久立爲皇后。先是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辭曰：「觀古圖書，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嬖姬，今有班婕妤。」自飛燕入，后寵乃衰，復譖告許皇后，班婕妤咒詛主上，遂廢許后，而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愆，如其無知，愆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終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班氏一女子，吐屬安閑如此，且始不挾恩怙寵，後能知機引退，有怨歌一首，至今詞人傳誦，歌曰：

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颯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及上聞后女弟合德歌，以百寶鳳毛輦迎入宮，帝幸之，大悅，以轉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帝求白雲鄉也。」號爲趙婕妤。帝無嗣，趙后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翼護之，后終無子，后寵少衰。合德益貴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來後宮未嘗有焉。時帝病緩弱，太醫萬方不能治，遍求奇藥，得春卹膠以遺昭儀，每進帝一丸，一幸昭儀。一日醉後興狂，乃進帝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吃不休，抵明宮中忽大譁，衆宮奴內侍大驚，齊集宮門，未知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 第四回 麒麟殿董賢固寵

却說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入宮。次日晨早，忽聞宮中大亂，皇太后急自進宮，只見帝挺臥帳中，已不能言，陰精湧出不止，頃刻氣絕。太后立詔大司馬王莽，究問發病狀，趙昭儀已自殺矣。帝無嗣，早已內定，定陶共王之子欣爲太子。於是即位，卽哀帝。以孔光爲丞相，罷大司馬莽就第。帝欲收攬威柄，而很愎不明，初以師丹爲大司馬，又策免大司空何武，遣就國，而以丹爲大司空，以傅喜爲大司馬。後以其皇立廟京師事，下議，獨師丹以爲不可，不合上意，以細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免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又以朱博爲丞相，光忤傅太后旨，免爲庶人，師丹亦免爲庶人，大臣黜陟無定。又下尙書僕射鄭崇獄，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時侍中董賢，性和柔便佞，少上三歲，美麗無雙，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

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爲賢起家塋於義陵旁，周垣數里。於是鄭崇極諫，上責崇曰：「君自門庭如市，何以欲禁切主？」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芥，浸潤相陷，請治昌以解衆心。」蓋尚書令趙昌諛旨，奏崇與宗族通來往，疑有奸詐，於是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爲庶人。」而崇死獄中，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諫大夫鮑宣復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侈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能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外傳。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宣，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向容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覽奏不喜，以宣名儒優容之。

明年，復益封董賢二千戶，時王嘉爲丞相，乃封還詔書，諫曰：「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宜濫授。董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竭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云云。上大怒，召嘉詣尙書，以他事責問。孔光等遂奏嘉迷國罔上不道，詔召丞相諸廷尉詣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遂不食嘔血而死。」以孔光爲丞相，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家，光聞賢來，知上欲尊寵董賢，乃警戒衣冠，出門以待，望見賢車，乃垂手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趨出拜謁，迎送恭謹，不敢用賓主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兒子爲上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上方珍寶

盡歸董氏。嘗共上晝寢，左右白事上欲起，而賢偏籍上袖，恐驚賢寐，乃斷袖而起，其寵愛如此。後嘗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闓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左右遣闓出闕，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賢無功封侯，列備鼎足，誼譁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之。

元壽二年五月，以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六月，帝崩，時年二十五歲，在位六年。太皇太后聞帝崩，立卽駕往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莽至，以太后旨，使尙書勅董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免冠，徒跣詣闕。莽又以太后有詔，卽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賢歸，與妻卽日皆自殺，家人惶恐，夜葬之。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開驗，因埋於獄中，籍沒其家財，得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乃詔公卿舉可爲大司馬者——太皇太后，卽元帝后王政君，莽之姑也——於是孔光以下皆舉王莽。忽有兩位大臣，出班大聲曰：「不可不可！」二公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 第五回 掘后墳羣臣荷鍤

且說朝中文武，何以都趨附王莽？蓋王莽最爲奸詐，成帝初卽位，卽委政王鳳，王氏勢極盛，劉向所謂王氏與劉氏勢不並立也。時五侯諸子，惟知乘時侈靡，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獨莽覬覦神器，心懷篡逆，見主無剛斷，臣乏骨鯁，一時朝野所尊信儒臣，如谷永、孔光、杜欽、張禹之徒，惟知規免禍患，依憑寵祿，殊易牢籠，因折節



爲恭儉，勤身博學，內事諸父，外交英俊。及爵位益尊，簡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又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慚。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即日以婢奉博，其慝惟求名如此。

哀帝漁色喪軀，及崩，無嗣，未議迎立。太皇太后先欲以大權歸之王莽，於是詔公卿僉舉可爲大司馬者。時宰相孔光欲媚太后，以固寵榮，乃出班奏曰：「新都侯莽，才高管晏，德並伊周，允堪厥任。」於是光以下文武兩班，同聲應曰：「大司徒所舉是也。」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當選立親近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言辭侃侃，太后竟置若罔聞，竟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時朝中議論迎立之事，紛紛不一。太皇太后一聽王莽主裁，時中山王興子年方九歲，宗支親近中，最爲年幼，故衆大臣無一人議及，而王莽獨利其年幼，與太后議定，遂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立以爲帝，即平帝也。

莽以孔光名儒，曾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甚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紉陽侯王立，雖不居位，莽畏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爪牙，百官總已以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現風采，黨與卽承其指意而顯奉之。莽則稽首涕泣，固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焉。此時內外都已布置，而心急行篡，終礙太后精明。一日忽然得一妙計，孔光嘗稱我功德比周公，周公之時，有越裳氏重譯來朝故事，此時正好借用，卽暗遣心腹前往益州，如此如此。

一日忽有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對。於是王莽啓太后，以爲越裳氏不通中國者，千有餘